



1985年高考刚刚结束,也许由于我兼有资深高中语文教师和江苏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双重身份,有幸被抽调奔赴南京师范大学,参加全国高考江苏考生作文阅卷复评组工作。

报到的那天傍晚,我刚到南师大报到处门口,便有一位身穿工作服的人笑嘻嘻地向我奔来,并旁若无人地大声叫喊:“陈老师,我等了您一天了!”当他把遮住半个脸的红色安全帽拿下来的时候,我立马看到一张久违的圆盘脸,情不自禁叫出了他的名字——“陆德明”。

陆德明是我们平潮中学72届的高中毕业生,我是他的班主任兼语文教师。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白卷英雄”名噪一时,我怕他受到负面影响,特地找他“闲聊聊”,说:“你们平西真是人杰地灵、人才辈出……”他很聪明,知道我的用意,于是笑笑:“是的,除早年毕业的省长陈煥友之外,其他都是您的学生,考取北大的、南大的、交大的、复旦的……不下20人,现在都是国家的有用之才,其中有作家、教授、国家干部、部队首长……个个都是好样的!”我拍拍他的肩膀:“古人说见贤思齐,希望你加油再加油!”尽管他的成绩十分优异,但那时上大学的都是保送的工农兵学员,他不在其中。一气之下,他立马投奔南通铁军,从泥瓦匠做起,跌打滚爬十多年,终于成为出类拔萃的分公司经理。这次他率领一支精兵强将,来到南师大建造宿舍大楼。这天他得知高考阅卷老师要来报到,就判断我也许会来,时不时到大厅看看,终于在傍晚时分真等到了我,又不由分说把我拉到一家饭店“接风洗尘”。师生多年不见,相聊甚欢,直至夜深人静,仍感余言未尽。

第二天上班,刚走进阅卷大厅,迎面碰到了南大副教授顾文勋,还是那面白净、笑嘻嘻的典型书生模样。不期而遇,彼此都分外欣喜!他立马给在南京中医药大学当教授的夫人季辉打电话,说我到了南京,让她赶快买菜,准备晚餐。

晚餐是在顾文勋家里,两位大学教授为了我一个中学教师忙得满头大汗。席间我似乎感到醉了,但不是醉在少量的酒精里,而是醉在真挚的情谊里。二位都还清楚记得我夫人是他们一辈子都永远忘记不了的启蒙老师,不但教他们识字,下雪天还背同学们过桥……上高中时,顾文勋成绩名列全年级前茅,尤其酷爱文学,我希望他能像62届和65届我的两个学生一样顺利考取北大。遗憾的是“文革”开始,高考取消。其时我因为业余一向喜欢创作,并在从地方到中央的主流媒体上发表过一百多件文艺作品,特别是其中的长篇唱词《新媳妇》和快板剧《争胜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前者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录用,以“二人转”的形式制作唱片连播两年,直至文革;后者参加南通地区文艺汇演荣获一等奖,继而被省“文艺轻骑小分队”作为优秀剧目送戏下乡,全省巡演,并由某锡剧团排练,准备代表江苏参加全国一年一度的群众文艺汇演,同样因“文革”作罢;与此同时“中国农村读物出版社”还把我的这个剧本印了3万册,由新华书店全国发行。那时顾文勋是我最亲密的“粉丝”。但“文革”一来,我首当其冲被县里派来的工作组打成“黑帮”,惨遭批判。真是天大的冤枉!幸好顾文勋等“红卫兵革命小将”从北京等地串联回校,拨乱反正,彻底帮我平了反。不久顾文勋也因为文章好而进入通州市委宣传部搞文艺宣传,成了我这个业余作者“的顶头上司”。那时南通基本上家家有广播喇叭,唯有开沙岛因为半江之隔无法拉线,于是岛上的干部群众克服种种困难,在江底铺设了一条土制电缆,彻底解决了不通广播的问题。我作为平湖区创作组的领军人物,带了两位成员前去采访,写了报告文学《红线连北京》,呈请市委宣传部审查,后由顾文勋亲自动笔根据当时的宣传口径做了适当修改,在《新华日报》上发了一个整版。

恢复高考后,顾文勋金榜题名,成为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全国著名戏剧家陈白

尘的得意门生。大学毕业,留校从教,这才有了这次美丽的邂逅。

第三天中午,一辆轿车停在阅卷大厅门前,这是在华东电子管厂工作的弟子赵竟成来接我去共进午餐。在车上,司机自豪地向我介绍说他们的厂是全国著名的老厂、大厂,几万员工,生产各种各样的电子管,包括电视机里的显像管,产品畅销海内外;又赞扬我的学生人品好、技术好以及艰苦朴素、和蔼可亲等等。细想想,司机并非一味奉承,而是知根知底。赵竟成是64届高中毕业生,家庭非常不幸,父亲早逝,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偏偏在临近高考的时候,久病不起的母亲又突然撒手人寰。料理丧事、逢七祭奠,搞得他焦头烂额、心灰意冷,准备放弃高考。全班师生反复劝勉,他才抖擞精神,走进考场。后来当我把南京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亲自送到他手上时,他热泪盈眶,紧握拳头。我感受到这个不幸的男子汉,真正在化悲痛为力量了……“滴滴”,车到厂门口,赵竟成早在那里等待了。

第四天为我接风的是——一对夫妇,男方沙云汉,当时的南京军区某招待所所长;女方张惠兰,省建设厅人事处某处长。他们当年都在我班上。沙云汉,如皋龙舌人,超过1.8米的个子,挺胸昂首,沉稳好字,写得特别漂亮;张惠兰,通州新联人,身材高挑,眉清目秀,文章经常得到我的表扬。平日里并不见他们之间有什么意思,但到快毕业时,有同学发现他们偷偷约会。作为高三班主任,这种情况,司空见惯,几乎每届都有。人到了十七八岁,钟情、怀春,不足为怪,处理好了变为强大动力,催人向上;处理不当,甚至人命关天。于是我分别找他们谈心,没有批评、没有训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希望他们审时度势,在这关键时刻集中精力迎接高考,争取双方都有更美好的未来,只有这样,爱情才有意义、家庭才会美满。遗憾的是尽管他们听了劝告,成绩大提高,无奈三年困难时期刚过,国民经济一时还未见好转,高校招生规

模依然很小,班上只有一位同学考取南师大中文系,其余统统落榜。沙云汉去部队当兵,张惠兰回家乡务农。但二位都很刻苦努力,不断升迁,不几年都到了省会南京,比翼齐飞的两位有情人终成眷属。

第五天来接我的是省政协秘书崔东进,金丝眼镜、文质彬彬。他是我班上的“秀才”,参加中学生征文比赛,通州得第一名、南通得第四名,16岁就一举考取南师大中文系,一毕业就被分配到省政协。午餐前他先带我到“总统府”去转转,向解放军占领南京时勇士们插上去的五星红旗(其实当时的那面已被收藏)行注目礼。席间我们一起重温了毛主席那气势磅礴、豪情满怀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师生二人,谈笑风生,其乐融融。

我到南京的消息,不翼而飞、不胫而走,连在与南京毗邻的安徽马鞍山市当外事办主任、旅游局局长的于强都被惊动到了,非要我去一趟马鞍山不可。当时他积累了大量的外事素材,正准备写一部长篇小说,歌颂中国人民的人间大爱,声讨日本军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我鼓励他说,外事办主任全国数以千计,但同时又是能舞文弄墨的北大才子寥寥无几;能舞文弄墨的北大才子不少,但同时又是掌握丰富外事素材的外事办主任寥寥无几,而你却兼而有之,写!于是他信心百倍,写了2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风煤花》,在中日两国同时出版。此后一发而不可收,接二连三又写了七部长篇,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这次南京之行,我收获满满、感慨良多:当年的学生如今个个事业有成,都在各自的岗位上竭忠尽智服务社会、报效国家,更加彰显了教师工作的深远意义;同时我又切身感受到师生之间的深情厚谊,尽管平时极少联系,但心底里却永远有彼此……

如今我已九十三,写完这篇文章的时候,不知不觉已经热泪盈眶。40年的教师还未当够,如果真的有来生,不二的选择依然是讲台,讲台,讲台!



## 忆邵恒泰铁铺

□邵云

我陪着几位长辈来到掘港上河印巷,漫步于那古老又年轻的石板街。行人熙熙攘攘,店铺鳞次栉比。喧嚣的闹市间,有一座青砖黛瓦的静谧院落,那就是“邵恒泰铁铺”所在的百年老宅——邵家四合院,听老辈讲述过的曾祖父母创业历程也一幕幕展现出来。

曾祖父是一名铁匠,和曾祖母一起以打铁为生,一直到收了徒弟后曾祖母才不再打铁。当年他们带着几个年幼的子女从弹琴桥旁迁至南街,租房开了一间铁匠铺。每当晨曦微露,铁匠铺就已开始了一天的劳作。炉火熊熊、铁锤声声,铁与火的生活交响乐日日回荡。

在外人看来,打铁不过是加热、锻造、再加热、再锻造。一次次重复,直到成型。但在经验丰富、手艺高明的工匠看来,材料、火候、锻打都颇有讲究。曾祖父每个环节都一丝不苟,一发现瑕疵会立即回炉再造,产出的物件无一不是质量优良,还特别擅长难度较大的斧头、凿子、刨刀、锯子等木工器具的制作。好名声让他们逐渐积累起财富,家里从一穷二白到丰衣足食,又买房地产,最后修建成了这所四合院。临街的朝南屋仍然是铁匠铺,取名“邵恒泰铁铺”,店门两侧贴对联一副:“恒机畅茂,泰运亨通。”曾祖父名春山,四合院在黄海边的掘港,故堂号取“山海堂”。

四乡八镇的人们络绎不绝前来求购,“邵恒泰铁铺”生意愈发兴隆,远至丰利、岔河一带也有人专程前来购买,据说鼎盛时甚至夜间也有顾客排队等候。

曾祖父不仅精技艺、勤劳作,而且知书理、通文墨。闲暇时会给子女后辈说唱书文,《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榜》等名著娓娓道来,丰富了家人娱乐生活的同时,培养大家对文学、历史的兴趣,教育和激励子孙后代要读书上进、有所作为。

家里还有多位本地名人雅士书写的警句、对联,如:“窗外淡烟无墨画,阶前疏雨有诗声”“雅言诗书执礼,益友直谅多闻”“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等。清末状元张謇的墨宝“或不至虚生於世,当可以有为之时”也曾于朝北的堂屋中展示多年。

可以告慰先人的是,邵家的后辈传承了先辈的精神和风范,在南通、仪征、南京、上海、武汉、北京、苏州等地以及新加坡都有邵家儿女的身影。大家在诸多行业留下一行行熠熠生辉的坚实足迹,谱写一篇篇硕果累累的绚丽华章!

今天漫步在老宅“邵恒泰铁铺”前的石板街上,仿佛漫步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抚今追昔,展望未来。

## 好读家风

□程明生

幼年记忆中,每年正月初一,父亲会搬出一张小板凳,捧一本早已备下的书,从日出读到日落。我们谁也不会去打扰他,因为新年第一天是他专属的读书日。掌灯时分,他恋恋不舍地合上书,只待来年的正月初一。

父亲是家中长子,完小毕业后回乡务农,眼看弟妹八人陆续续地到了上学的年纪,为了帮助父母解决弟妹们的衣食和学费的问题,17岁那年他只身前往新疆支边,在乌苏林场伐木垦荒,这一待就是五年,每月工资按时寄回补贴家用。他的工作极其繁忙,但他一有空就钻进生产建设兵团的图书室,如饥似渴地读书、看报,从此养成了热爱阅读的习惯。

父亲22岁那年,奶奶让二叔写信催他回来相亲。亲相成了,奶奶把他出入关的通行证件藏了起来,奶奶认为能让她抱上孙子才是最要紧的事情。重返新疆已没有指望了,父亲虽心有不甘,但也拗不过奶奶,也只好静下心来娶妻生子,过上了“一推稻,一熟麦,一直种到胡子白”的庄稼人生活。到后来农村推行土地大包政策时,父亲只留下一亩地种稻子,边角零地长花生或大豆,这样他就可以把大部分时间用来看书、写字。85岁的老父亲非常享受这种半耕半读的生活,四五年间,他读过的书和手抄的文戏叠加起来足有两尺之高。在老人家的生日宴上,我的兄弟曾半开玩笑地说:“若干年以后,老季子的这份精神遗产一定要传承下去,孙子、孙女包括外孙都有份额。”听闻此言,老人家腼腆地笑了,饱经风霜的面庞犹如盛开的菊花,慈祥而宁静。

去年中秋夜,我在海门临时有事不能回浒湾老家陪伴父亲,心情不免惆怅。没想到我的兄弟却从外省赶了回去,他发了一段视频给我。镜头里,在家门前桂花树下,他正陪着父亲,一边赏月,一边品尝月饼。

我不禁回想起当年自己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上班,日子倒是悠闲自在,钓鱼和打扑克成了我的业余爱好。爱人提醒我:儿子渐渐大了,也快到入学的年龄,做父亲的应该为儿子树立一个热爱读书的良好形象。她从微薄的家庭收入中挤出三百元钱,定制了一张木质书橱供我们父子俩装书用。

在爱人的鼓励下,我决定参加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我报考了法律专业,先从公共科目入手,边揣摩大纲,边阅读教材。学习与考试的过程中我体会到越是厚重的教材越容易过关;教材越薄,课时越少,一次性通过的概率越小。自考除了考验自学者毅力,更重要的是检验自学者悟性。经过近五年的努力,我终于考过了法律大专的十五门课程,紧接着又满怀信心地投入到畜牧兽医专业的自学考试。由于有了一定的自学基础,后来上岗的我成功实现了再就业,在畜牧兽医行业中能够稳步扎实地推进工作。

时光匆匆,一转眼又过去了10年。儿子大学毕业后参加了工作,他一味地忙碌着,有时候一两个月也顾不上家。“读书呀”是我给他吹得最多的耳旁风,他的回答倒也直截:“在读啊!”我猜度他所谓的“在读啊”无非是读资格考试的内容。因为专注考试,他休闲的时间没了、游戏的兴致淡了。三番五次催促,他终于有些不耐烦,竟然用“有一位哲人曾经说过书读得愈多愈蠢”的话怼我,我只能摇头叹息。爱人劝慰我,当今社会普遍内卷,现在的孩子们也是身不由己,这一帮年轻人大多数沉浸在他们自己的精神世界里。

这天儿子在家,我们晚饭时的话题不自觉地聚焦到尴尬的读书问题上。儿子说:“爸,平时我也看书,只不过纸质书看得少,电子书看得多。”夜深了,儿子房间的灯仍然亮着,我蹑手蹑脚地走过去一瞧,儿子正捧着纸质书津津有味地阅读着。次日午后,他绕到我的书柜前,看着我前一段时间购买的《海棠花未眠》(川端康成著)等两套书,啧啧称赞。四目相对,父子俩都会心地笑了。

我的爱人曾经不无自豪地说,是她一手培养了我们父子俩,一个是双大专的兽医,一个是双本科的会计师,虽然有点儿自吹自擂的意思,但我们必须感谢她这么多年来辛勤付出。

休息天,儿子总会沏一杯茶,专心致志地捧读名著。目睹此景,我的温暖和愉悦之感油然而生,不禁想到了“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这副千年名联。

## 何不相约看月亮

□夏学军

时光飞逝,中秋将至,冰箱里的粽子还没吃完,又该买月饼了!

不得不提去年的中秋,不知为何,家里的月饼多到泛滥,除了自己买的少许几个,其余都是别人送的。它们堆积在厨房的置物架上,占据了原本宽敞明亮的一角,看着让人感到拥挤。我们吃了好几个月,才终于消灭了所有的“积压物资”。月饼是高油、高糖、高热量的食物,将其归为垃圾食品并不为过,但现在做的包装确实精美!每年的空月饼盒我都舍不得扔掉,总是思考着可以用来装些什么呢?然而放了一两个月后,发现“废物利用”的美好初衷最终还是难以实现,哪天打扫卫生时觉得它碍事了,就会一股脑地扫出去。

仍然记得高二那年中秋将至,母亲包了两包自家做的土月饼,让我转交给对我关爱有加的老师。然而,到了学校后,我始终难以送出,还暗暗埋怨母亲多事。我每天吃两块,连吃了5天,10块月饼就这样被消灭了。如今回想起来,当时之所以有那般想法,主要是嫌弃月饼不够美味、包装也不够精致,拿不出手。

毕业后,我考入城里的单位,拥有了一份体面的工作。工作后的第一个中秋,我给母亲买了精美的月饼、给父亲买了两瓶好酒,又准备了六只大闸蟹,真是奢侈啊!父亲将酒摆在条桌上,向来访的邻居炫耀,满心期待他们夸赞我的孝顺。母亲则小心翼翼地打开月饼包装,拿一块,不舍得吃又重新包好,直到晚上吃完月亮,在我的坚持下,才切了一个三人分着吃。

现在回想起来,那个中秋令人难忘,是因为从此,我终于有能力回报父母的爱了。

小时候奶奶说我将来有福气,原因是我的阴历生日是八月二十五,正是食物丰盛的时候。果然,我就像猴子一样,特别爱吃水果,尤其是葡萄和桃子。

日子是人过出来的,节日也是人创造的。中秋被打造成团圆的节日,离乡之人能够不远万里穿越人山人海归来,只因心中有一轮象征团圆的明月,指引着回家的路。

如今,我已人到中年,父母早已离世。阴阳两隔,但月亮还在,爱也在。何不一起来看月亮呢?在那片金黄之中,有最美好的往日。



农家书屋 CFP供图

## 一墙葫芦映秋光

□若木

的女娃……

葫芦不仅带来自然美,它与人们的情感也有着紧密的联系。在我国传统文化中,葫芦被认为是一种象征长寿和幸福的吉祥物。它常常被用来表达人们对家乡、亲人和朋友的思念和祝福。古代吉祥图案中有不少关于葫芦的题材,如“子孙万代”“万代盘长”等等。葫芦的谐音是福禄,其形体优美、色黄如金,成了人间美好愿望的寄托。人们喜爱葫芦,还因为它不择土壤、不讲究生存条件。它的藤蔓沿着棚架向上蔓延,攀爬的高超本领也是令人羡慕的,一棵葫芦藤能结出几十个葫芦来,这恰恰契合了传统中希望子孙繁盛的心理。

老毕告诉我,他家院墙上的葫芦花,常引来许多蝴蝶,也招来几个顽皮的孩子到葫芦花下捉蝴蝶。孩子们将身子藏在葫芦藤下,用手轻轻摇动葫芦花,蝴蝶见到花动,便兴奋地飞将过去,将长长的触须探进花蕊中间,这时,藏在藤下的孩子迅速把手伸过去,将花茎捏住,猝不及防的蝴蝶束手就擒……

葫芦花谢不久,细小的嫩葫芦便从叶片间探出头来,起初,绿绿的小葫芦身上长满了茸毛,胖乎乎的样子十分可爱。在孩

子们一天天的探视中,葫芦慢慢长大,不声不响地改变着颜色,直到由青绿完全变为白色,这时候,葫芦要成熟了。

宋代张继先有《点绛唇·小小葫芦》词:“小小葫芦,生来不大身材矮。子儿在内。无口如何怪。藏得乾坤,此理谁人会。腰间带。臣今偏爱。胜挂金鱼袋。”诗人将普通的葫芦描绘得有了诗情画意,现在,这诗情画意就藏在如东乡间一个个寻常百姓的庭院里。

老毕家的一墙葫芦,在秋光影映下,令人叹为观止。那葫芦虽然是同一品种,但有大有小,有长有短,有胖有瘦……它们的形体基本一致,上下两个大肚子,中间是细腰,上面的肚子比下面的略小一些。眼前墙上的葫芦藤蔓还青绿着,但藤上的葫芦已经定型。我有点后悔,怎么早点没想到在葫芦上刻字呢,不然,现在这葫芦已经是一件件艺术品了。老毕安慰我说,这个不难,明年我还种葫芦,到时候你早点来,任你在葫芦上施展才艺。于是我们相约,来年老毕还种一墙葫芦,到时候让我当一回“艺术家”。

拥有一个葫芦,也就拥有了一份福禄,何况老毕有一墙葫芦呢。